

醫門法律

消渴門方

原文

《金匱》腎氣丸

本文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即崔氏八味丸治腳氣上入少腹不仁之方也。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 山藥（各四兩） 澤瀉 白茯苓 牡丹皮（各三兩） 肉桂 附子（炮各一兩）

上八味末之，煉蜜為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金匱》文蛤散

本文云：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文蛤（五兩）

上一味杵為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金匱》白虎加人參湯 原治太陽中，汗出惡寒，身熱而渴。去知母之苦，加淡竹葉、麥門冬之甘，名竹葉石膏湯，治虛煩証。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碎） 甘草（三兩） 粳米（六合） 人參（二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竹葉黃 湯 治消渴証，氣血虛，胃火盛而作渴。淡竹

葉 生地黃（各二錢） 黃 麥門冬 當歸 川芎黃芩（炒） 甘草 芍藥 人參 半夏 石膏（各一錢） 上水煎服。

生地黃飲子 治消渴咽乾，面赤煩躁。 人參 生乾地黃 熟乾地黃 黃耆（蜜炙） 天門冬 麥門冬 枳殼（麩炒） 石斛 枇杷葉 澤瀉 甘草（炙各等分） 上銼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遠臨臥頓服。 此方生精補血，潤燥止渴，佐以澤瀉、枳殼，疏導二腑，使心火下降，則小腑清利；肺經潤澤，則大腑流暢，宿熱既除，其渴自止，故取用之。

錢氏白朮散 治虛熱而渴。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甘草 藿香 木香（各一兩） 干葛（二兩）

上為末，每服三錢，水煎溫服。如飲水多，多與服之。

《宣明》黃 湯 治心移寒於肺，為肺消，飲少溲多，當補肺平心。 黃耆（三兩） 五味子 人參 麥門冬 桑白皮（各二兩） 枸杞子 熟地黃（各一兩半）

上為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無時。

《宣明》麥門冬飲子 治心移熱於肺，傳為膈消，胸滿心煩，精神短少。 人參 茯苓 麥門冬 五味子 生地黃 炙甘

草 知母 葛根 栝蒌根（各等分）

上 咀，每服五錢，加竹葉十四片，煎七分，溫服無時。

易老門冬飲子 治老弱虛人大渴。人參 枸杞子 白茯苓
甘草（各等分） 五味子 麥門冬（各兩半） 上薑水煎服。

豬肚丸 治強中消渴。黃連 粟米 栝蒌根 茯神（各四兩）
知母 麥門冬（各二兩）

上為細末，將大豬肚一個，洗淨，入末藥於內，以麻線
縫合口，置甑中，炊極爛，取出藥別研，以豬肚為膏，再入
煉蜜，搜和前藥杵勻，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參湯下。
又方加人參、熟地黃、干葛。又方除知母，粟米用小麥。

爛金丸 治熱中消渴止後，補精血，益諸虛，解勞倦，
去骨節間熱，寧心強志，安神定魄，固臟腑，進飲食，免生
瘡瘍。

大豬肚（一個） 黃連（三兩） 生薑（碎） 白蜜（各
二兩） 先將豬肚淨洗明干，夏以蔥椒醋面等同藥，以水酒
入銀石器內煮半日，漉出黃連，洗去蜜酒令盡，銚研為細末。
再用水調為膏，入豬肚內，以線縫定，仍入銀石器內煮爛，
研如泥，再用人參五味子 杜仲（薑炒去絲） 山藥 石斛 山
茱肉 車前子 新蓮肉（去皮心） 鱉甲（醋炙） 乾地黃 當歸

（各二兩） 磁石（ ） 白茯苓 槐角子（炒） 川芎（各一兩） 黃耆（四兩） 菟絲子（酒淘蒸研五兩） 沉香（半兩） 麝香（別研一線）

上為細末，用豬肚膏搜和得所，如膏少添熟蜜，搗數千杵，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用溫酒，或糯米飲送下。一方有白朮二兩、陽起石一兩。

潔古化水丹 治手足少陰渴飲水不止，或心痛者。《本事》治飲冷水多。川烏（臍大者四枚炮去皮） 甘草（炙一兩） 牡蠣（生三兩） 蛤粉（用濃者炮四兩）

上為細末，醋浸蒸餅為丸。每服十五丸，新汲水下。心痛者醋湯下立愈。飲水一石者，一服愈。海藏云：此藥能化停水。

黃連膏 治口舌乾，小便數，舌上赤，生津液，除乾燥，長肌肉。 黃連（一斤碾為末） 牛乳汁 白蓮藕汁 生地黃汁（各一斤） 上將汁熬膏，搓黃連末為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丸，少呷湯下，日進十服。

生地黃膏 治証同前。 生地黃（一握） 蜂蜜（一兩） 人參（半兩） 白茯苓（一兩） 上先將地黃洗搗爛，以新汲水調開，同蜜煎至一半，入參、苓末拌和，以瓷器密收，匙挑

服。

天門冬丸 治初得消中，食已如飢，手足煩熱，背膊疼悶，小便白濁。

天門冬 土瓜根（乾者各一兩半） 栝蒌根 熟地黃 知母（焙一兩半） 肉蓯蓉（酒浸一宿切焙） 鹿茸 五味子 赤石脂 澤瀉（各一兩半） 雞內金（三具微炙） 桑螵蛸（十枚炙） 牡蠣（二兩） 苦參（一兩）

上為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用粟米飲送下，食前。

豬腎薺湯 治消中日夜尿八九升者。

豬腎（二具） 大豆（一斤） 薺 石膏（各三兩） 人參 茯苓（一作茯神） 知母 葛根 黃芩 磁石（綿裹） 栝蒌根 甘草（各二兩）

上 咀，用水一斗五升，先煮豬腎、大豆，取一斗，去滓，下藥煮取三升。分作三服，渴急飲之，下焦熱者，夜輒服一劑，渴止勿服。

腎瀝散 治腎消，腎氣虛損發渴，小便數，腰疼痛。

雞（微炙） 遠志（去心） 人參 桑螵蛸（微炒） 黃 澤瀉 桂心 熟地黃 白茯苓 龍骨 當歸（各一兩） 麥門冬（去

心) 川芎(各二兩) 五味子 炙甘草 玄參(各半兩) 磁石(半兩研碎淘去赤汁) 上銼碎，每服用羊腎一對切去脂膜，先以水一盞半，煮腎至一盞，去水上浮脂及腎，次入藥五錢，生薑半分，煎至五分，去滓空心服，晚食前再服。

白茯苓丸 治腎消，因消中後，胃熱入腎，消燬腎脂，令腎枯燥，遂致此疾，兩腿漸細，腰腳無力。

白茯苓 覆盆子 黃連 栝蒌根 草 人參 熟地黃 玄參(各一兩) 石斛 蛇床子(各七錢半) 雞(三十具微炒) 上為細末，煉蜜和搗三五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煎磁石湯送下。

友人朱麟生病消渴，後渴少止，反加燥急，足膝痿弱，命予亟以雜霸之藥投之，不能待矣。予主是丸加犀角，坐中一醫曰：腎病而以犀角、黃連治其心，毋乃倒乎？予曰：腎者，胃之關也。胃之熱下傳於腎，則關門大開。關門大開，則心之陽火，得以直降於腎。《經》云：陽精所降，其人夭，非細故也。今病者心火燬腎，燥不能需，予用犀角、黃連入腎，對治其下降之陽光，寧為倒乎？醫敬服，友人服之果效，再更六味地黃丸加犀角，而肌澤病起。

忍冬丸

治渴病愈，須預防發癰疽。忍冬草（根莖花葉皆可用之）上用米曲酒，於瓶內浸，糠火煨一宿，取出曬乾，入甘草少許為末，即以所浸酒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百丸，酒飲任下。

藍葉散

治渴利口乾煩熱，背生癰疽，赤疼痛。藍葉 升麻 玄參 麥門冬 黃 葛根 沉香 赤芍藥 犀角屑 甘草（生用各一兩） 大黃（二兩微炒） 每服四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時溫服。

紫蘇湯

治消渴後，遍身浮腫，心膈不利。紫蘇莖葉 桑白皮 赤茯苓（各一兩） 郁李仁（去皮炒二兩） 羚羊角 檳榔（各七錢半） 桂心 枳殼 獨活 木香（各半兩） 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半分，煎八分，溫服。

烏梅木瓜湯

治飲酒過多，積為酷熱裡蒸，五臟津液枯燥，血泣小便並多，肌削，嗜冷物寒漿。木瓜干 烏梅（捶破不去仁） 麥（炒） 甘草 草果（去皮各半兩） 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五片，煎七分，不拘時服。

殺蟲方

治消渴有蟲。苦楝根 取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水二碗，煎至一碗，空心飲之。雖困頓不妨，自後下蟲三四條，類蛔蟲而色紅，其渴頓止。乃知消渴一証，有蟲耗其精液。（出《夷堅志》）

註釋

王太仆注《內經》云：火自腎而起，謂龍火，龍火當以火逐火，則火可滅。若以水治火，則火愈熾，此必然之理也。昌更謂用桂附蒸動腎水，開闔胃關，為治消渴吃緊大法。胡乃張子和別有肺腸，前論中已詳之矣。但至理難明，淺見易惑，《局方》變其名為加減八味丸，加五味子一兩半，減去附子，豈非以五味子之津潤，勝於附子之燥熱耶？舉世咸樂宗之，大惑不解，可奈何哉！《傷寒論》用此治誤以水 人面，肌膚粟起之表証。今消渴裡証亦用之，蓋取其功擅軟堅，且利水徹熱耳，前已論悉。再《金匱》治消渴，止用腎氣丸，五苓散，文蛤散三方，而五苓又從傷寒証中采入，白虎加人參湯亦然，所以用方者，當會通全書，而引伸以求其當也。此治火熱傷其肺胃，清熱救渴之良劑也。故消渴病之在上焦者，必取用之。東垣以治膈消，潔古以治能食而渴者，其不能食而渴者，用錢氏白朮散，倍加葛根。而東垣復參《內經》膏粱之病，不可服芳草石藥，治之以蘭，除其陳氣之義，一變其方為蘭香飲子，用石膏、知母、生熟甘草、人參，加入蘭香、防風、白豆蔻仁、連翹、桔梗、升麻、半夏。再變其方為生津甘露飲子，用石膏、人參、生熟甘草、知母、加黃柏、杏仁、山梔、葦澄茄、白葵、白豆蔻、白芷、連翹、薑黃、麥門冬、蘭香、當歸身、桔梗、升麻、黃連、木香、柴胡、藿香、全蠍，而為之辭曰：此製之緩也。不惟不成中滿，亦不傳下消矣，三消皆可用。昌實不敢信其然也，乃至《三因》之石子薺湯，潔古之清涼飲子，俱從此方增入他藥，引入他藏，全失急救肺胃之意，此後賢之所以為後賢耶。前白虎加人參湯，顯治氣分燥熱。此方兼治氣血燥熱，後一方顯治血分燥熱，宜辨証而擇用之。仁齋用本方，加五味子、柴胡各三錢，分十劑煎服，治消渴不能食。海藏云：此四君子加減法，亦治濕勝氣脫，泄利太過，故虛熱作渴，在所必用。宣明二方，為《內經》心移寒移熱兩証，各出其治，一種苦心，非不可嘉。然移寒移熱，其勢頗銳，而生津養血，其應瘥緩，情非的對，易老門冬飲子亦然。昌謂心之移寒，必先束肺之外郭，用參、補肺，加散寒之藥可也。而用枸杞、熟地

黃、補腎，則迂矣。用桑白皮瀉肺，其如外束之寒何？至心之移熱，治以鹹寒，先入其心，如文蛤散之類，自無熱可移。正直走大梁，解圍之上著，何不及之！所以觀於海者，難為水也。易老方，即變宣明麥冬飲子，去生地、知母、葛根，加枸杞也。方下不言心移熱於肺，惟以治老弱虛人大渴，而增枸杞之潤，去地黃之泥，知母之苦，葛根之發，立方於無過，治本之圖，不為迂矣。用麝香、陽起石，開竅興陽，渾是後人孟浪知見。其他無過之藥及製肚之法，亦有可采，故合前方兩存之。飲水過多，亦有能消其火熱者，而火熱既消，反不能消水，轉成大患者，多有之。潔古有見於此，而用川烏助火，合之牡蠣、蛤粉鹹寒，共成消水之功也。又恐才退之火熱，其根尚伏，所以不多用之，原有深意，但不和盤托出以告人耳。二膏一用苦寒合甘寒，一純用甘寒，相其所宜，擇而用之，治消渴之權衡，大略可推，故兩錄之。初得中下二消，急治其本可也。丸藥本緩，且只服二十丸，未免悠悠從事矣。方中藥品頗佳，但赤石脂有可議耳，減去此物，更增三倍用之，可以必效，蓋初起之易為功也。此方用白虎等清涼之劑，加入豬腎、大豆、磁石，引諸清涼入腎，且急服之。凡熱熾盛於上下二焦者，在所必用。後有製薺丸，治強中為病，莖長興盛，不交精溢。消渴之後，多作癰疽，皆由過服丹石所致。即以本方去石膏、知母、葛根、黃芩，加鹿茸、地骨皮、熟地黃、沉香，以其病在中下，陽氣陰精兩竭，故舍上焦之清涼，而事下焦之溫補，為合法也。腎氣虛損之証，本陰精不足，當歸、川芎，雖云補陰，不能補精，且一辛一散，非所宜施。不若以山茱萸、枸杞子代之為長，以其引用之法頗佳，故取之。此方於四月間，采鮮花十數斤，揉取其汁，煎如膏子，酒湯任用點服。養陰退陽，調和榮衛血脈，凡系火熱熾盛之體，允為服食仙方。飲醇食爆，積成胃熱，濕熱生蟲，理固有之。不獨消渴一証為然，臨病宜加審諦也。